

導讀

寬衣解帶的際遇，婚姻到情欲的解脫

臺北醫學大學副校長／張淑英

馬奎斯的遺作《八月見》（*En agosto nos vemos*）二〇一四年三月六日在他逝世十週年的九十七歲冥誕全球同步出版。距離逝世前最後一部小說《苦妓回憶錄》（二〇〇四）相隔已二十載。藍燈書屋公告書封的設計：一位身著白洋裝，手撐著黃色陽傘的女士，背對著大家，朝向綠蔭的墓園，忠實呈現馬奎斯所關注的每個細節與色彩。

這本典藏在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的哈利·蘭森中心的手稿，我也曾於二〇一七年造訪時親炙過，如今閱讀這本從最初一篇短篇延展成中長篇小說的《八月見》，可稱為是馬奎斯餘命裡的文學人生，如同他兩個兒子的序言：再現他擅長虛構的創作力、詩性的語言、引人入勝的敘述。雖是遺作，實是回歸本源，重現初衷。

熟悉馬奎斯的小說的讀者，卻不容易讀到他自一九八六年開始在哈瓦那「國際影視學院」工作坊指導學生撰寫影視腳本的作品集，其中兩本名為《租屋來作夢》（單篇短篇中譯為〈賣夢女郎〉）和《如何說故事》；兩書彙整他所指導的寫作技巧和對話：斟酌篇幅、觀察細節、物件的掌握（一把傘、一頂帽子……）、人物姓名、數字選用、日期和時辰定義的巧妙，藉以喚起讀者的好奇心，或是故布疑陣，引發思考是實的意義或虛的鋪陳；當然還有他最擅長的愛情主

題，千變萬化的情節（跨時空、跨年齡、人與靈跨界、真實與夢境的聯繫等等）。舉例來說，前世今生的雙雙戀人在鏡裡鏡外對照時彼此相遇——多魔幻的靈異！

又如，《如何說故事》裡的〈週末的竊賊〉，原本名稱是〈夜晚的竊賊〉，馬奎斯指導用週末取代夜晚，描述這位竊賊只在週末才行竊，結果因行竊卻跟女主人情愫生，最後歸回全部的贓物，女主人告知竊賊她的丈夫固定週末出差，竊賊歡天喜地地離開，期待下回再做週末的竊賊。

換成《八月見》，時間從週末延長到一年，我們看到已婚、一對兒女初長成的中年婦女——安娜·瑪格達蓮娜·巴哈（Ana Magdalena Bach）——夫妻雙方都是上流社會的音樂世家，她每年八月十六日搭渡輪來到加勒比海的小島，下榻在熟悉的飯店，前往陵

園祭拜母親的墳墓。如此刻意的巧合，安娜·瑪格達蓮娜·巴哈的名字，恰是巴洛克時期神聖羅馬帝國的知名作曲家約翰·塞巴斯汀·巴哈（巴赫）的第二任妻子。《八月見》字裡行間以諸多音樂家和樂曲（羅斯卓波維奇、范·莫里森、德布西、奧古斯汀·拉拉、保羅·巴拉拉－史寇達……等人）與知名作家與作品（《德古拉吸血鬼》、《小癩子》、《奇幻文學選集》、《恐怖的日子》、《火星紀事》……）烘托陪襯的景致，描繪了知性與感性兼具的女主角，且彰顯了小說人物虛構中的諸多真實。

為何八月見？在《異鄉客》裡已有一篇〈八月的幽靈〉的奇幻氛圍故事。哥倫比亞的八月有許多節慶元素，提供許多想像和臆測，不論是梅德因（Medellín）的花節，聖瑪爾達（Santa Marta）的海洋節、波帕揚（Popayán）的聖母升天日、瓦耶納塔音樂節

（Vallenata）、波哥大的各種音樂會嘉年華式的奔放青春週，或是馬奎斯最常著墨的迦太基港和巴蘭基亞等加勒比海海岸風光。八月，如實呈現這個熱帶區域的熱浪和暴雨連番來擊撲襲的夏季，恰卻反映了安娜·瑪格達蓮娜·巴哈每回獨自前往墓園憑弔的心境——身心渴望與熱情的極致狀態。馬奎斯的經紀人，已逝的「卡門·巴爾賽」版權商主任瑪莉貝爾·路格（Maribel Luque）表示，這是一部關於女人，性和欲望的書寫。

馬奎斯原本希望以《八月見》作為自一九八五年以來的愛情小說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、《關於愛與其他的惡魔》與《苦妓回憶錄》系列的終章，卻因彼時同時撰寫自傳《活著是為了說故事》和《苦妓回憶錄》，也因年紀和身體狀況而耽擱。其實我們可以補上已經屬於「後爆炸時期」（一九七五年以後）逐漸由悲轉喜的愛情敘事，如

一九八一年的《預知死亡紀事》。細看這愛情四部曲或五部曲，有些共同的連結和微妙的改變：新婚之夜非處女身而遭棄的妻子，以兩千封卻未曾被開封的情書，在八月的正午喚回了丈夫的體諒；分開五十三年十一個月又七天後的青梅竹馬，晚年攜手共度餘生；三十六歲的神職和十二歲的女孩不倫戀的悲劇，一死一監禁；九十高齡的耆宿要與妙齡處女共度一夜良宵的慶生禮。從這幾部作品看來，亂世悲情見真愛，承平時期顯孤寂，情欲解脫無禁忌，銷魂一夜斷情絲。安娜·瑪格達蓮娜·巴哈，宛若女版的阿里薩（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的男主角），未必有愛，但要有情有欲有性，也是喬治·巴代伊的《情色論》筆下禁忌與踰越的踐行者。

馬奎斯在《八月見》一樣展現了他向來的寬容和體諒的筆觸，隨著年歲的增長，似乎更替生為女人在婚姻、愛情和情欲上的桎梏

解鎖。安娜·瑪格達蓮娜·巴哈，二十七年幸福的婚姻儼然成了平淡的水，少了氣泡和滋味，她只要渡了河踏上小島岸邊，那跨過婚姻尺度的逾越就轉變成她的愉悅。在幾乎是主動式地找尋愉悅、釋放和滿足的冒險中，她也經歷了性學理論闡述的若干起伏變化：不喜歡→拒絕→怕失去→感興趣→需要→充滿熱情，這個循環情結反映在她幾度八月重返小島後的心境：從第一次宛若被當妓女的羞辱，到第二次主動邀舞的年輕紳士，第三次與年少時期前男友阿基雷斯·克羅那多的重逢，第四次與不知名的主教的雲雨，和最後的婉拒，每一次的際遇皆非偶然，但是偶然憑添她對丈夫的罪惡感，卻也「同理可證」，開始懷疑丈夫是否與自己一樣也有了逢場作戲的伴侶。直到在母親的墳前，從腐朽的劍蘭找到答案，母親的過往成為她的救贖和慰藉，這「從心所欲的踰矩」終於得到解脫的說詞。

安娜·瑪格達蓮娜·巴哈帶著母親的骸骨一起遠離小島，從此也隔離道德和禁忌的猶豫與游移。

馬奎斯對於愛情有一句耐人尋味的箴言：「一個人可以同時愛很多人，也承受一樣的痛苦，而不背叛任何一個人。」這個觀念直接寫進了《八月見》：「她的姊妹淘中，起碼有五個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有過露水情緣，同時又能維持穩定的婚姻。」然而在他自己漫長的婚姻中，他有另一番哲學，愛是需要學習的：「婚姻就跟生活本身一樣，是一件極致困難的事情，每天都要重頭開始，而且有生之年天天都是如此。這份心力必須持之以恆，很多時候甚至是令人筋疲力竭的，但是很值得。」

「八月見」最動人的應該是「賈伯和賈媽」的重逢（人稱馬奎斯是「賈伯」〔GABO〕，妻子梅西迪絲·巴爾恰·帕爾朵是「賈媽」

〔GABA〕）：馬奎斯逝世六年後，梅西迪絲於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去世（聖母升天日），兩人在天堂八月見。